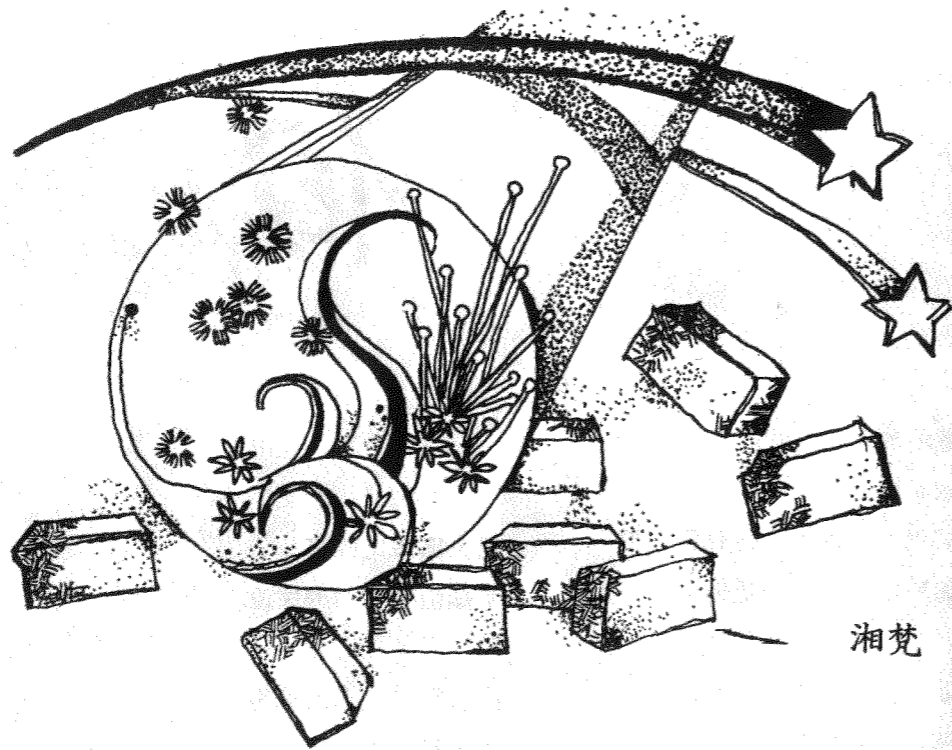


結束



湘梵

他一心遺忘，她情有獨鍾。他捨棄自己不去找她，不寫信，甚至一個電話也不肯撥。她仍守著日子，等候著一個渺渺的未知。牽絆的那頭人傢問起，她一避是笑而不答，只些微微地在唇角泛起一絲絲苦澀。牽絆的這頭人傢問起，他卻搖搖頭，沒奈何地說：「被她撇了！」

日子愈來愈淡，結果仍在無知的歲月裡。

～小魚～

古老的悲劇，卻發生在這活生生的世界。小薇，妳不要責怪我的不夠積極。那天晚上，部隊收假前，我在小店吃著麩，天龍八部裡虛竹那般莊重地說著：「得失隨緣，心無增減」，我怔了怔

，忍不住笑了起來，那真是最無情的話了！他怎會知道，得失是份剜心割肉的痛楚？尤其是明明可得想得又不能得。小薇，我的痛苦不會少於妳的！

阿宏的女朋友，上個星期來了封絕交信—喜帖，弄得他整個人都傻了，他幾乎砸碎，扔盡了他那小小的窩，因為，他小巢裡的一切全是她送的。我看得出來，不是她絕情，只能說他們沒有那份姻緣。所以，我沒去勸他，妳相信嗎？小薇，當我決定要離開妳的那晚，我也有那種悲壯的衝動。只是我更難捨。因為，這故事是我們一起寫的。妳的纖巧細緻，我的敏銳易感，所以，我們就這麼不堪一擊，輕觸即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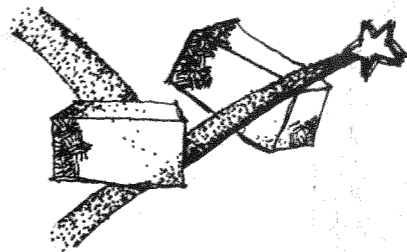
有時候，我好痛恨自己的懦

弱，更痛恨為自己的懦弱却要妳陪著我一同承擔傷痛，但是，小薇，妳能瞭解一個寡母守著無垠的歲月，如何地期盼著她唯一的遺腹子長大成人的心境嗎？我若叛逆，便是她整個世界的覆滅。小薇，善良如妳，也不會容許我這麼做的，是不？

那天，看妳上體育課，我躲在角落，看見妳無邪的笑容，矯健地接起每一個落下的球，遠遠地望著妳一會兒吐吐舌頭，兩隻手揮著，心頭便絞扭起來，妳怕熱，一熱便大街小巷沒頭蒼蠅似地找甘蔗汁，小薇呵！真想再揉揉妳短短軟軟的髮，呵護妳、照顧妳、幫妳接下每一個那麼強勁的球。

希望文化中心是我們最後一次碰面的地方。我怕極了這種巧逢，如雷灌頂地轟然巨裂。

看到妳坐在那男孩的車上，我真正地瞭解，失去妳的感覺，妳一句話也沒說，兩次回首，我幾乎看見妳眸中的泫然淚光，夠了，真的，相知一場，妳終不至於與我相逢成陌路。好早以前，妳曾說：「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祝福妳了！小薇：



～小薇～

你走了，我知道，早在你把我學士照一把塞給我，清冷的水銀燈下，你不曾回身便走。我就已經知道。

你撥弄著手中的鳳凰花，回答我：「也許吧！退役之後再考研究所看！」你低垂著眉眼神情恍惚，想說什麼，卻硬生生地硬在喉嚨裡，然後，你很輕地說：「我寫信給妳！」我點頭，好想說：「我瞭解的！」是不是？小魚，都在一起這麼久了！

從你家回來，我便曉得，我們不可能有結果，你母親需要些經驗來瞭解媳婦是她的女兒，不是跟她爭兒子的另一個女人！小魚，我們的相識太早，五百年的姻緣豈是輕易修得？我懂，所以無怨。

在一塊兒的日子做了一大堆傻瓜事，兩個人坐在大度山的天橋上吹風，然後一起病了一個禮拜，還樂得覺著彼此有默契；開著車，閑閑的滿街去恠盪；一起去擠五塊錢的冰淇淋；偷偷去折學校初開的羊蹄甲，捧著一懷姘紫嫣紅；元宵節，聆著個小紙燈籠，偎偎依依地到東海示範公墓去看你爹爹！怎麼辦呢？你竟是那麼鮮活！

唉唉！感情必須終生廝守，才算真實嗎？

從你入伍，我就不在乎你是不是在我身邊，小小的斗室裡，滿是你的影子，你是初冬向晚極西的那顆星，你是陪著我日日夜夜的那隻小浣熊，你像風鈴叮叮咚咚地會叫喚我，你會懂的，那十字架在我肩負背負得很快樂。

而你終要走了！沒有理由也無庸說明，便悄然而去。白天，我在人群中寂寞的歡笑，晚上，卻孤獨地守著你的影子。你的信，厚厚的好幾疊，桌面上壓著全是你的卡片，殷紅的相思子，沒有絲毫地褪色；晶瑩的貝殼，閃著虹彩；你的微笑，飄忽在四周，小魚，若沒有眷戀也罷！當初不該輕易地牽絆的！是不？只是由得自己嗎？

會有個夢想，為你披上嫁紗，冠上你的姓氏，用戒指圈住你也套牢自己，共同擁有一個避風的窩巢，互相鼓勵，彼此照顧，一起走後半生那條漫長的路，小魚，路還是要走，只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不相干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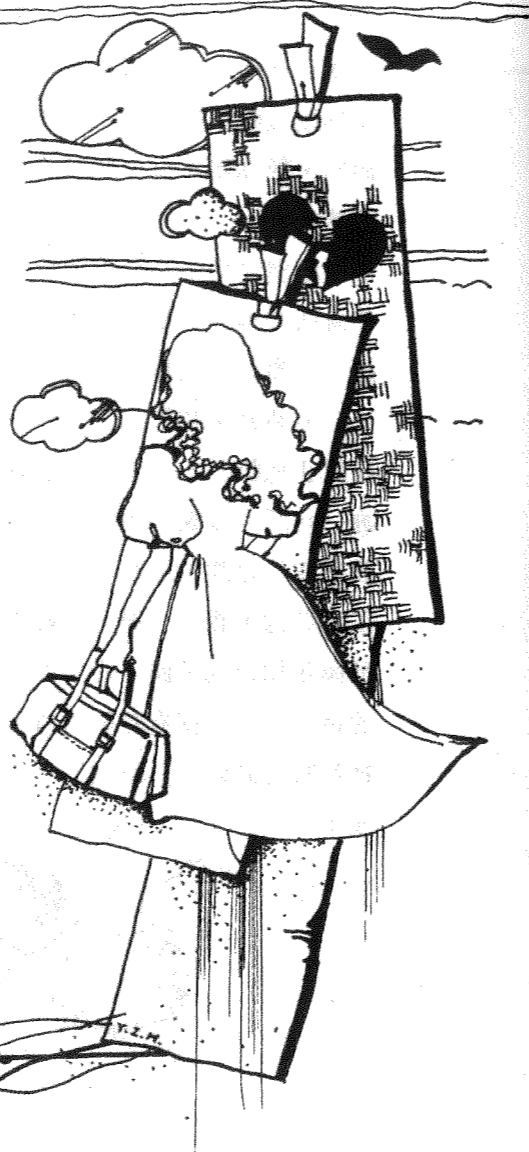
那天在文化中心碰到你，看

著你臉上由驚喜訝異轉而為那種悲淒絕望，我為你心中所想的事情而覺得難過，你終究是不相信我的，是不？我也不解釋了。這麼些日子，我不相信，我們的感情會如紙薄，吹吹便散。

等候著，便是希望，我不在乎的！

～然後～

鄭愁予彷彿是這麼地寫著：
答案啊！答案
在茫茫地風裡



流逝的回憶

冬冬

像晴天霹靂，轟然一聲，敲醒了昏睡中的我，當清醒得足以意識這一切時，它們卻都已遠離了，遠得令我不敢也不願去回顧……。

從沒有想到——你竟然這麼快就離開我。還記得你那間堆滿回憶、溫馨的屋子，斗室裡，我和你共渡了最後一個新年，沒有別人只有我們，共同回想往日的景象，沉浸在昔日甜蜜的生活裡，愛的記憶每每能令人重振精神去承擔生活中的苦楚和失敗，也令人在萬般痛苦之中悄然淌下熱淚去接受這個看來無可奈何的生命。只恨我們都太年輕，年輕得不知道去愛惜每一秒的生活。我盡量想讓你快樂，可是快樂總像點水蜻蜓，而煩惱和痛苦卻如結網蜘蛛，如果我是精明幹練的，我會使你活得更璀璨更持久，但我卻是如此地空無所有！

最後一次見到你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萬萬不願承認——那是你。經過那麼遠的顛簸，途中我仍一再安慰自己，你是沒事的。可是沒想到映入眼簾的竟是你滿身的傷痕，和一個被痛苦所折磨，瀕臨破碎的靈魂

。抓著你正在打點滴的手，我心碎了。為什麼你不認得我呢？對我笑笑好嗎？明知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你已陷入神智不清的昏迷狀態中，到那裡去找回往日的你？那綻放晨日的玫瑰那兒去了？那一雙神采奕奕的大眼睛，如今也只是兩個深邃的空洞。望著那兩道無采的眼神，我跌入無邊的黑暗中，它們磨滅了我最後的一絲希望。猛然我想起那首詩——如果你死了，我不願悲哀，死神不能把我們分開，就像牆上的樹伸出牆外開出花來，看不見但是依然存在，它又如何把我們分開——我們都深愛著這首詩，而事實上我們的感情又豈僅是如此，可是我怕，我怕失去你。我陪了你一個上午，你一直只是瞪大了眼睛望著我，沒有一絲的語言溝通，但這已夠了，嘴巴、舌頭、唇尖都不能傾吐的，靈魂裡已隱隱地發出呼聲；瞳孔、耳朵、嗅覺都不能觸摸的，空氣裡已傳出歲月的迴響，走了，我沒有說再見，我怕那輕輕一聲帶來的會是陰陽兩隔，沒想到匆匆一聚竟成永訣。

